

中央政府應覺悟國際聯盟制止戰爭

國際聯盟是各列強鬥法寶機關

自歐戰後、各國當局感於戰爭所受之損失、遂有厭戰之衝動、然而這種衝動、是由于環境壓迫而成、只須經過一個短小時、就會搖動、或自然的失其存在、比如一個強盜、他的本性、是行兇劫掠、不過被捕入獄受種種痛苦、一時想悔過做一個好人、可是得釋放的時候、他依然的是一個強盜、這日本國民、行可以概見了、陳秀秀在東西民衆根本思想之變遷、若南洋

其戰爭經驗之興味、吾人常見西人每奮鬥一事、不論受若何挫折、具若何犧牲、亦不變更初衷、其于戰事常亦如是、自歐戰後、美國威爾遜、與法蘭士、利第四、已經發起過、其結果也等於沒有一回事、當時國際之權利沒有今時這樣複雜、倘且如此、而至於今日國際上的權利、無時無刻不針針見血、這問題一盟約就可以辦通了、日本因爲在歐戰時、并未損失、且乘機奪得各種權利、便野心不可一世、自俄本乃

蔣光復兩將軍正氣浩然

(生愚)

此次戰勝日軍十九路軍之蔣光復兩將軍、已爲全國所景仰、然社會多未瞭解蔣蔡之環境、若能明瞭之、則更五體投地矣、十九路軍幾次轉戰南北、雖博得鋼軍之名、但對內戰已覺萬分疲倦、早已有不願參加內戰之密議、在上海未發生戰事以前、該軍即有堅毅救國之決定、蓋當時一般人、皆進行於連橫合縱之手段、明聯暗拒、派系分歧、而至現成不生不死之局面、蔡蔣兩將軍、以各要人、奮急于燃眉之國難於高閣、料日寇必繼續侵略、遂實行組織義勇軍、預備十九路軍全部、聯同第四軍張發奎一部一致進行、定于三四月間春和風暖之日、即開赴東北、與日寇決戰、當時陳銘樞聞之、以蔣蔡此舉時機未到、不甚贊成、因陳止奔于蔣汪之間、欲以十九路爲幹旋之重心、陳乃十九路之領袖、蔣蔡對之不能不推重、然鬱鬱不樂、早已現於言表、蔣光復爲歸國之軍事家、對政治頗有研究、蔣常對人言、政局如此紛亂、實爲所料想不到、爲負良心革命責任、在此時期、無論如何、斷不復出、倘對日爲犧牲、縱使多病之身、亦必開鎗而起、雖血灑沙場、亦所不惜云云、日本偵知十九路有大志、且勇敢善戰、誠恐蔣蔡組織義勇軍成功、聲威更大、將予日本不利、故先發制人手段、而蔣光復一聞日軍以武力侵滬、乃由病床一躍而起、此時余不必北土而討倭寇矣、乃出復任總指揮之職、督率十九路軍與日決戰、大小數十戰、戰無不勝、此誠今代之民族英雄、而其打破其「環境」而維持其「自我」、更非平凡者所能辦到、吾人誠宜向其崇拜也、

張惠長聘美國空軍名將

(小)

美國陸軍航空校長馬利氏、國難日促、外侮日亟、我國軍備、似應銳意求新、尤其空軍一項、爲現代世界所必須之戰鬥利器、廣東空軍總司令張惠長、有鑒及此、除特派航校處、揮官黃光銳、選赴歐美各國聘請大批戰鬥機、及防空一切之重要物件外、張氏並以中國航空處名義、聘請彼之老友美國飛行名將馬利氏、担任「授新式飛行戰術、操官、消息、馬氏業已抵粵、邇來在廣州瘦狗嶺飛機場、導各隊飛行員、頗爲努力、查馬氏曾任美國陸軍航空學校校長、及紐、波特飛機公司總理、且曩年參加歐戰、技術及功績非常超著、並馳譽歐美各國云、

吳佩孚希望蔣張出兵抗日

聞桴鼓而寄忠宿將

吳佩孚氏滯迹川中數載、去歲聞關入甘、未幾展其抱負、旋又由甘而甯、而甯、而綏現已安抵北平矣、風塵僕僕、奔命不遑、垂英雄、緬想以前之、當亦不勝今昔之感矣、

吳氏抵平後、即主張在現時環境下、祇有對日一戰、方有生路、且謂國中實力、大部在蔣張二人之手、甚希望彼等二人、精誠合作、以武力收回失地云云、然而今茲中央對外政策、已經決定、吳氏之言、亦不過於他年歷史上、留一頁壯烈紀載耳、

蕭佛成表示流血不流淚

(望)

蕭佛成之老淚、曾爲國事流過幾次、然因國內糾紛之故、而此次其不爲日本戰兵壓迫中國而流、香港某報甚以此事爲憾、謂蕭此時之淚應該灑予、事爲蕭氏所聞、乃對友人發表意見、大意謂、古人有謂「終日以眼淚洗面」者、乃表示哀感之詞、一般身世可憐之人、常借此以自示其所遇之苦、而古人又有所謂「大丈夫流血不流淚」之語、與前說之「眼淚洗面」、成爲一壯一柔之兩派、前次余在四大會時、憤而至痛哭、其原因極爲複雜、余與孫中山先生數十年老友、共策革命進行、數十年如一日、無論遇若何艱苦之事、余必固守而前進、未嘗發生悲觀與哀感、至中山先生去世、余因老友情切、曾痛哭一次以悼之、以後余之眼、即賞識精衛、以爲精衛可繼中山之大業、故歷次黨國渡濤、余均力、汪氏進行、有時余在海外、對國內是非本不、了、凡精衛有所托於余者、余無不勉力行之、當漢分、精衛與介不、余表同情於精衛、外間遂有「蕭佛成乃左派」、其實余只可說是「革命黨」、無派別的、以某某黨內老誠均起衝突、及子以殺害之酷辣、段、因此余更有堅決反對某某之志願、且認定精衛爲某某之領袖、至最近精衛之態度改變、余頓然覺悟人生之危險、於不覺痛哭流涕、至於現在日軍以武力壓迫中國、吾人以革命之人格、早置生死於不顧、非食日本之肉、寢倭奴之皮、不足以甘心、此時余、應督率同志、以鐵血而爲民爭光、何有暇痛哭之有、余年雖老、亦是一「流血不流淚」之硬漢子也云云、

(之明)

滿吳氏當國之過去事實、民十收回青島時、以張作霖爲

其抱負、旋又由甘而甯、而甯、而綏現已安抵北平矣、風塵僕僕、奔命不遑、垂英雄、緬想以前之、當亦不勝今昔之感矣、

吳氏抵平後、即主張在現時環境下、祇有對日一戰、方有生路、且謂國中實力、大部在蔣張二人之手、甚希望彼等二人、精誠合作、以武力收回失地云云、然而今茲中央對外政策、已經決定、吳氏之言、亦不過於他年歷史上、留一頁壯烈紀載耳、

法寶之機關、日本在國聯鬥了幾年、其結果也等於沒有一回事、當時國際之權利沒有今時這樣複雜、倘且如此、而至於今日國際上的權利、無時無刻不針針見血、這問題一盟約就可以辦通了、日本因爲在歐戰時、并未損失、且乘機奪得各種權利、便野心不可一世、自俄本乃